

韩少功作品系列

山南水北

——
八溪峒笔记

韩少功◇著

韩少功作品系列

山南水北

——八溪峒笔记

韩少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韩少功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21-4500-3

I. ①山… II. ①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5539 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王志伟

山南水北

——八溪峒笔记

韩少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267,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500-3/I·3494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自序

眼前这一套作品选集,署上了“韩少功”的名字,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它们的长短得失令我迷惑。它们来自怎样的写作过程,都让我有几分茫然。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确实是“韩少功”所写,那我现在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眼下坚持自己的姓名权,那么这一部分则似乎来自他人笔下。

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这样,我们与我们的过去异同交错,有时候像是一个人,有时候则如共享同一姓名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他们组成了同名者俱乐部,经常陷入喋喋不休的内部争议,互不认账,互不服输。

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迅速地分裂和更换。我们心中不断蜕变的自我也面目各异,在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投入一次次精神上的转世和分身。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复制以前那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时间的不可逆性,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再次变成某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并且对今天之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没有葬礼的死亡不断发生,没有分娩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再隐身于新的面孔,或者是很多人一再隐身于我的面孔。在

这个意义上,作者署名几乎是一种越权冒领。一位难忘的故人,一次揪心的遭遇,一种知识的启迪,一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复数同名者的一次次胎孕,其实都是这套选集的众多作者,至少是众多幕后的推手。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鼓励我出版这样一个选集,对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有一个粗略盘点,让我有机会与众多自我别后相逢,也有机会说一声感谢:感谢一个隐身的大群体授权于我在这里出面署名。

欢迎读者批评。

韩少功

2012年5月

目 录

自序·····	1
01 扑进画框·····	1
02 地图上的微点·····	5
03 回到从前·····	7
04 残碑·····	12
05 耳醒之地·····	16
06 拍眼珠及其他·····	17
07 智蛙·····	21
08 笑脸·····	23
09 准制服·····	25
10 特务·····	27
11 怀旧的成本·····	29
12 开荒第一天·····	33
13 治虫要点·····	37
14 村口疯树·····	40
15 月夜·····	44
16 瞬间白日·····	46
17 太阳神·····	47

18 蠹树·····	49
19 再说草木·····	51
20 红头文件·····	55
21 CULTURE ·····	58
22 每步见药·····	61
23 养鸡·····	64
24 小红点的故事·····	67
25 无形来客·····	69
26 晴晨听鸟·····	71
27 鸟巢 ·····	73
28 忆飞飞·····	75
29 雷击·····	78
30 守灵人·····	80
31 中国式礼拜·····	82
32 乡村英文·····	86
33 开会·····	89
34 船老板·····	92
35 藏身入山·····	96
36 塌鼻子 ·····	100
37 神医续传 ·····	102
38 老地主 ·····	104
39 卫星佬 ·····	107
40 意见领袖 ·····	110
41 面子 ·····	114
42 诗猫 ·····	117
43 猫狗之缘 ·····	120
44 山中异犬 ·····	123

45 三毛的来去	127
46 感激	133
47 窗前一轴山水	135
48 墙那边的前苏联	140
49 当年的镜子	142
50 知情人	144
51 隐者之城	146
52 邻家有女	148
53 笑大爷	152
54 垃圾户	155
55 最后的战士	159
56 老逃同志	163
57 寻找主人的船	166
58 一块钱一摇	170
59 月下狂欢	172
60 农痴	174
61 一师教	177
62 上访者	183
63 夜生活	188
64 非典时期	192
65 青龙偃月刀	194
66 瓜菜	198
67 非法法也	201
68 疑似脚印	204
69 哲学	209
70 空山	210
71 天上的爱情	213

72 庙婆婆	217
73 野人	219
74 野人另一说	220
75 气死屈原	222
76 兵荒马乱	227
77 带着丈夫出嫁	231
78 豪华仓库	234
79 蛮师傅	238
80 欢乐之路	242
81 口碑之疑	246
82 很多人	250
83 认识了华子	254
84 也认识了老应	257
85 蛇贩子黑皮	260
86 咆哮体	263
87 雨读	267
88 时间	271
89 你来了	273
90 守秋	274
91 夜半歌声	277
92 各种抗税理由	279
93 另有一说	282
94 李家兄弟	284
95 十八扯	289
96 相遇	292
97 老公路	297
98 老地方	302

99 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	303
100 另一片太空	304
101 秋夜梦醒	307
102 遍地应答	313
103 在天空	317
附:次优主义的生活	319

01 扑进画框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疲惫地去水边找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

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嗖嗖又余音袅袅——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和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作为那时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战。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有时候谁掉了队,找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

当时这里也有知青点,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灶台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我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个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三十年前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他们此刻的睡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独行潭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诗。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峰形。这是王勃的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孟浩然的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你真的去了八溪?”——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不行吗?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



八溪库湖一角。在绕湖公路建成以前,农民出入八溪峒都得乘船渡水。

清洁的生活? 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 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句话,无法再读取后续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02 地图上的微点

几年前我回到了故乡湖南,迁入乡下一个山村。这里是两县交界之地,地处东经约一百十三点五度,北纬约二十九度。洞庭湖平原绵延到这里,突然遇到了高山的阻截。幕阜山、连云山、雾峰山等群山拔地

湘东北的山脉拔地而起。





上山有登天之感。

而起,形成了湘东山地的北端门户。它们在航拍下如云海雾浪前的一道道陡岸,升起一片钢蓝色苍茫。

山脉从这里跃起,一直向南起伏和翻腾,拉抬出武功山脉和罗霄山脉,最终平息于遥不可及的粤北。我曾找来一本比一本比例尺更大的地图,像空降兵快速降低高度,呼呼呼把大地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最终还是看不见我的村庄。我这才知道,村庄太小了,人更是没有位置和痕迹。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记忆或者忘却,功业或者遗憾,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

浩阔的地貌总是使人平静。

03 回到从前

我在地图的一个微点里存在过，当过六年的插队知青，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进入另一些微点，比如大学和都市。我在更微点的大楼和更更微点的公寓和更更更微点的房间里突然两鬓生霜。

有人把我的村庄叫做“马桥”。其实“马桥”是我在某篇小说中一个虚构的地名，也是中国农村常见的地名，与我的去向没有特别关系。还有记者说过，我移居乡下是出于对文坛的失望——这是指我卷入了九十年代一场思想冲突，不料招怨于一些论敌，受到媒体上谣言浪潮的狠狠报复。^① 其实，这位记者并不知道，早在风波发生之前，我已在山里号下了宅地，盖起了房子，与报复毫无关系。甚至早在八十年代我进入城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里就透露：“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不说。”——那个秘密其实就是将来返乡的打算。

实在是蓄谋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静而不是好闹。即便是当知青的时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

^① 1997至1998年，笔者因批评文坛的某些现象而招怨，于是某小说被几位论争中的对手指为“剽窃”、“抄袭”、“完全照搬”，成为上百家媒体上热炒的新闻。